



WWW.QZD.COM

九州幻想

九州幻想工作室
Jiuzhou Fantasy Studio

七·瓣·莲

在明月下凝结羽翼，在天空中交换灵魂
【龙渊典藏卷·羽族的婚礼】

公子木[九州·术世·明月之忆]

水泡[九州·和风之谷的岁月] 燕然[九州·血月]

骑桶人[七瓣莲]

窃书女子[奈何天]

宁财神[祝福你，阿贵]

舒飞廉[1066年的母系氏族]

1894年，战争再次开始

今何在[星战·十亿光年]继续连载

万卷出版公司

九州幻相

七瓣莲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万卷出版公司

© 今何在 潘海天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瓣莲/今何在, 潘海天主编.-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10
(九州幻想系列)
ISBN 978-7-80759-217-4

I.七… II.①今…②潘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4817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300千

印张: 16

出版时间: 2008年10月 第一版

印刷时间: 2008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魏博智

装帧设计: 刘洋

ISBN 978-7-80759-217-4

定 价: 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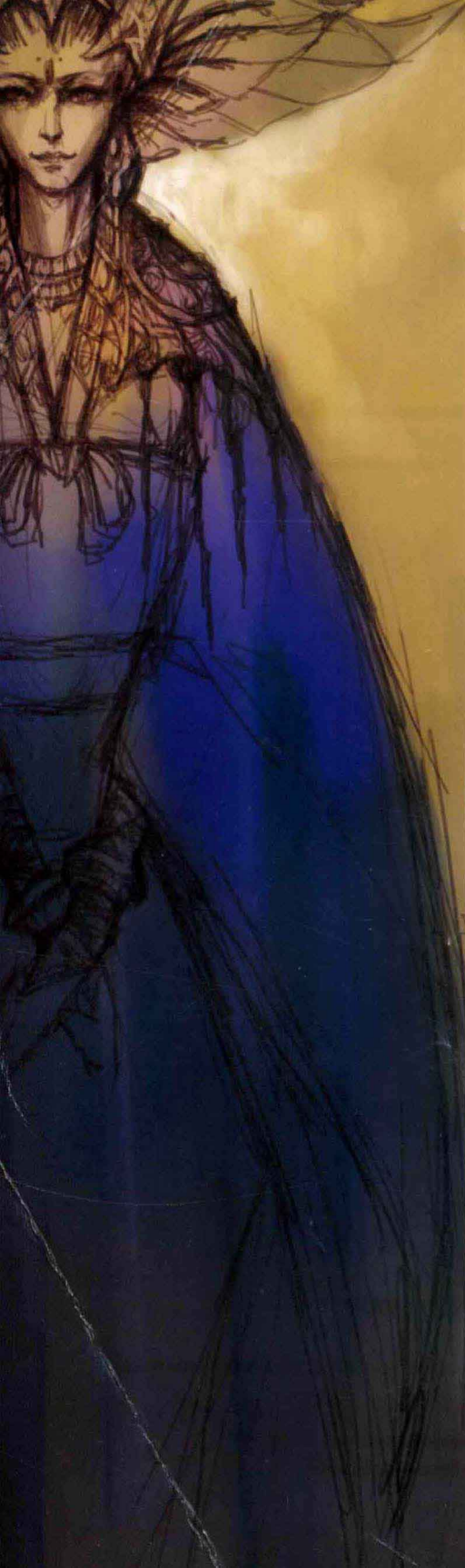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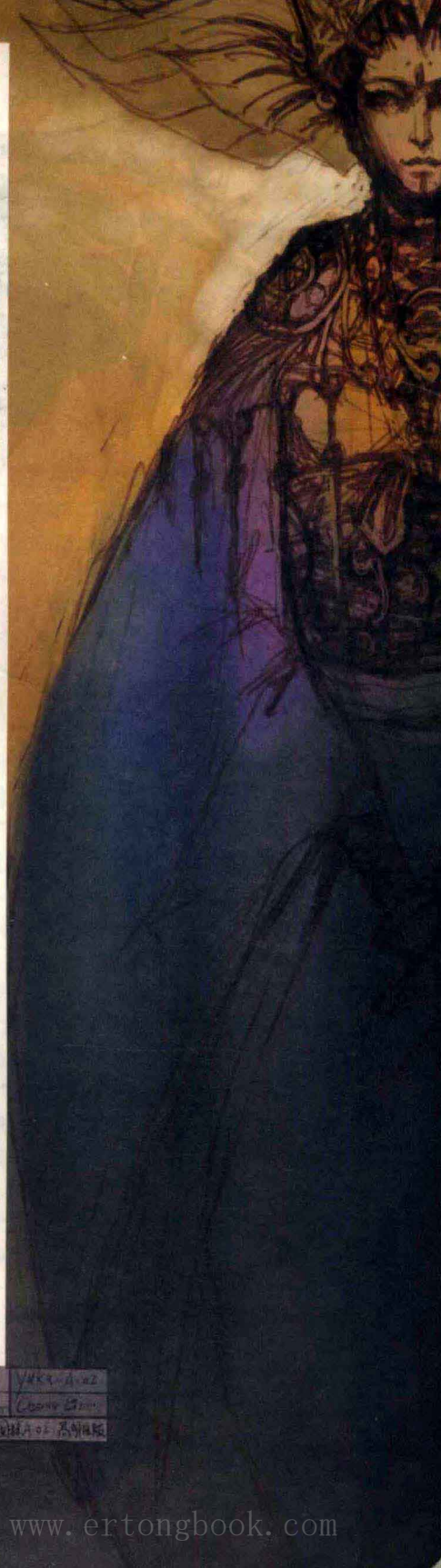


龙渊典藏卷 九州风物志

羽族的婚礼

虔诚崇拜明月的羽族，一定会把婚礼选在月光极好的时候。

在满月到来之前，已经决定要共度一生的爱侣会在村落最高的树梢挂起一盏祈天灯。“祈天灯”是人族的叫法，在羽族看来，这个海碗大小的物事与“灯”毫无关系。祈天灯在羽族语中称为“露熙”，意思是“赐福”，其实是将一朵贞心莲的花苞层层剥开，露出中心淡黄色的花蕊。贞心莲的香味会吸引一种叫“苻露”的飞虫，苻露的翼膜振动时会发出银白色的光，所以当千百苻露围绕在贞心莲周围时，夜晚远远看去就像一团银色的光雾，这就是人族称其为“灯”的由来。当贞心莲的花粉被苻露带走后，留下乳白色小碗一般的蕊房和一颗圆溜溜的水珠。水珠有各种颜色，最常见的是珍珠色，也有时会出现浅粉、嫩黄、淡青等等，羽族认为不同颜色的水珠代表着月神不同的赐福：珍珠色是“一生不变”，浅粉色是“子孙大贵”，嫩黄色是“相互扶持”，淡青色是“生活富足”……这吉祥的水珠一般会出现在挂起露熙的两到三天后，这天晚上，婚礼就要开始了。



[文九州幻想工作室图 刘洋]

新人早早就准备好了吉服。羽族传统衣料质地薄而轻，也很少使用大量的绣片和佩饰，因为那会增加衣服的重量，而重量于羽族而言是最大的累赘。羽族的富裕人家常用的衣料是用生绢树的纤维织成的“木绢”，轻而滑，质地柔软，带着淡淡的木香，而且天然颜色多样。而月络树的丝缕织成的“滢月纨”就是只有贵族王室才用得起的衣料了，这种料子的织法是保密的，成品只有银白色一种，在黑暗的地方能看到它发出的月光般的微亮。滢月纨的表面织成各种款式的暗纹，随着身体的活动，折射出千姿百样的光华。由于月络树在宁州也是罕见的树种，滢月纨极其难得，即使王室高门，也只能用它来制作礼服。随着东陆华族对羽族影响的加深，羽族也渐渐开始使用人族的丝织品。翼成王与第一王妃大婚之时，王妃的礼服是用蛟族的珍品“碧魂绡”织成的，轻软的绡裹在王妃玲珑有致的身体上，拖下的裙幅长达九尺。随着王妃的举手投足，绡衣流动着水波般的粼粼光彩，其奇异瑰丽令在场的所有佳丽都失去了颜色。翼成王甚至破例让侍卫在婚典上燃起一团明火，掷在王妃的裙幅上，在一片惊呼声中，火焰熄灭了，而碧魂绡没有半点损坏。这大概是羽族历史上最神奇最昂贵的婚服。

Text: 14K9-A-02
Illustration: Cao Yong
© 九州幻想 2012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Title Feather-top
Author Osmy4 Ls111
羽冠图样.c-刚林&翎兔

头冠

羽族的头冠最早作为期服的一部分用来减少飞行时头部及毛发的阻力，多以轻质的木材和翎羽作为材料。在其后的历史中，它精致而秀美的外形吸引着那些新婚的少女，在她们灵巧的双手中不断演变，变得越发的华丽，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设计目的，成为新娘礼服中不可多得的上乘饰物。

在羽族民间，最常用的衣料是仙衣草织成的“香浣布”。巧手的羽族姑娘从仙衣草的嫩茎中抽出长长的丝，织出各种花色的布料。羽族不喜欢繁复的刺绣，但他们的织花技艺远胜其他种族。尤其是新娘在婚礼上穿的吉服，从里面的围胸、衬裙到外面的翔服、束腰，从细小的衣领、袖口到整幅的罩裙、披肩，都织满了美丽的吉祥图案，而且一万个新娘就有一万种式样。新婚的衣服一般是白色或淡绿色，而必不可少的“神木袋”一定是鲜艳的红色或紫色。

羽族不喜欢金银玉石，他们最喜爱的宝石是“云珂”，那是一种分量很轻但质地坚硬的石头，颜色鲜艳，半透明，有千奇百怪的纹路，据说经常佩戴还可以提高羽人对明月的感应能力，羽王的印玺就是用云珂制成的。羽族常用的首饰、佩饰都是木质的，但制作的精美和华贵绝不逊于人族的金玉饰品。

乡间女孩用作发饰的一般是各种鲜花和鸟羽，簪子大多是楠珠木做的，这种树的花苞像一个指顶大小的珍珠，而且很容易染成各种颜色。楠珠树到处都有，很多女孩选择在这种树上居住，清晨推开窗就能折下一根新簪子。羽族发色多样，姑娘们天生就是配色专家，看到她们就知道森林中的生活是何等多彩。每年四月到十月百馨花开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有趣的小鸟飞来。这种鸟只有葡萄大小，身体是淡黄色的，尾羽约为身长的两倍，颜色非常绚丽。它们特别喜欢与百馨花比美，如果姑娘们头上插了百馨花，它们也会在发间流连不去，成为羽族姑娘一种另类的发饰，华族的人文为这种鸟取了个颇有风致的名字，叫作“钗头凤”。

当月神的赐福出现在露熙的蕊房里，羽族新娘就会用香淳草泡的水清洗自己的身体和头发，传说这样可以令她的新家庭从此百病不生。婚礼将在双月升到中天的时候开始，无论这时是白天还是夜晚。婚礼开始的时候，新郎和新娘穿的衣服叫作“伊里卡”，一定是自己的母亲亲手缝制的，如果母亲不能缝制，就一定要请村里受人尊敬而且儿女双全的女性长辈来制作。伊里卡的款式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新郎的衣服为窄袖束口的短上衣、围腰、紧腿裤和装饰了鸟羽的麂皮鞋，新娘的衣服为窄袖短上衣、围腰、过膝裙和布面木底的鞋子，颜色多以青灰色、赭色、驼色为主。欢快的雷鼓声中，婚礼在新娘家的树屋前拉开序幕。新郎被同伴们簇拥着走到离新娘三四丈远的地方，便开始歌唱。新郎会用歌连续向新娘提出十个问题，新娘也必须用歌来回答。这些问题一般都是关于如何看待爱情与财富、如何对待老人教育子女、如何相互爱护相互扶助等方面的，羽族是擅长唱歌的种族，出口成章的人在乡间比比皆是，不过为了防止因紧张而冷场，大多数新人都会请一个聪慧又擅长唱歌的未婚青年做自己的“蔚林”，意思是“伙伴”或“傧相”，有时为了热闹还会多请几个蔚林。蔚林们穿着青色的上衣，系着和新郎或新娘一样的围腰，簇拥在新人身边，随时替他们救场。不过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新郎的蔚林们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要新娘回答，这就是考验新娘和她的伙伴们的时候到了。如果新娘或者她的蔚林能够把问题回答得又快又好，歌词又流畅上口，前来观礼的人们就会给予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新娘出嫁后也会得到更多的尊敬。刁难得差不多了，在征得新郎父母的同意之后，主婚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便会走上前来“劝”住双方，并主持新人互换礼物。一般情况下，新娘赠给新郎的礼物里会包括一套她亲手织成、将要在第二天穿着的衣服，而新郎的礼物中则会包括一张他亲手制作的弓。新郎回家后要把这套被称为“凌卡”的衣服用香淳水象征性打湿，挂在自己的树屋外，新娘则要给那张弓更换一条新的弓弦。

Title	Wings
Author	Benji Davis
Editor	Benji Davis



具有飞翔能力的羽族习惯于贴身穿上紧身的翔服，外面罩以样式美观多变的便服，以便随时升空。这种习惯被大多数羽族平民所效仿，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后世的着装习俗。

婚礼上，新娘贴身的衣物即是这种由翔服演变而来的内衣，然而与真正的翔服不同的是，这种内衣布满了繁复而严谨的图案，并加入了很多的镂空工艺，材料也变得更有弹性和更富光泽。当新娘穿上华丽的礼服后，内衣在礼服中若隐若现，充分地展示着羽族姑娘婀娜性感的身材。

这种内衣有时候会连带一个兜帽，在戴上羽冠之前戴上兜帽固定发型，与羽冠的华丽外表相映生辉。当不需佩戴兜帽时，新娘便将它随意地堆在颈部，如同一条围巾装饰在颈部。

互换礼物之后，新娘和蔚林们要答谢来宾。答谢的餐食通常是几种羽族常见的蔬果和点心，果菜通常都是自己种植的，而点心一定要新娘亲自下厨制作。在羽族看来，可口的食物代表着一个主妇的教养，但按照传统习惯，未婚女子的厨艺是不能被外人所知的，所以每场婚礼都是全村的节日，因为所有的新娘都会珍惜这次亮相的机会，用尽心思做出各种细巧的花样，而且安上吉祥的名字。不管吃食的样式和滋味如何变化，饮料是不变的，那就是青囊果汁。成熟的青囊果约有拳头大小，外形有些像石榴，柔韧的果皮里面包着香甜的果汁，用指甲把果蒂挑破，轻轻一捏果汁就会流出来，食用非常方便。青囊是四季常熟的，只是四季的味道各有不同。羽族的饮食主要来自植物，青囊的果汁对于辅助植物类食物的消化、预防和祛除羽族常见的消化疾病非常有效，因而是羽族离不开的饮品，连王室都不例外，据说曾有一位惫懒的王子拒绝为成为羽王而努力时，一边吸吮果汁一边说：“羽王也不能让冬天的青囊果长出夏天的味道来，有什么意思呢？”婚礼上的食物为了出新，常常会用一些少见的材料制作，所以一定要佐以青囊汁，防止客人出现不适。自然，有很多新娘会在青囊上动心思，例如有一位叫林落的姑娘往青囊果汁里加了桃花芽

粉，果汁凝成了胶质，而且发出特殊的香味。聪明的林落没有想到，她的小小心思解决了青囊必须趁新鲜食用、超过两天就要变质的难题，从此远游的羽人在宁州以外也可以吃到他们从小喜欢的青囊了，他们给这种果胶取名“扬敷”，意思是“新娘的智慧”。

第二天，双月升到中天的时候，婚礼继续进行。这一天新郎和新娘都会穿上凌卡，这套衣服可比前一天的伊里卡要正式得多，华丽得多。凌卡多为白色或淡青色，包括内衣和外衣。男子的外衣为斜襟竖领的中长翔服（翔服是羽族的特有服饰，无论前襟的款式如何变化，都要坦露一段后背，露出展翼点。同时外面会配一条披肩或短披风来遮盖），披肩、束腰、长裤，生丝皮底长靴，女子的外衣为圆襟竖领的短翔服，披肩、束腰、千层长裙、生丝窄口鞋。所有的新娘都会将自己和心上人的凌卡制作得美轮美奂又与众不同，如果能和这一天必须佩戴的嵌有朱雀、青鸟、鸣月鸟羽毛的头冠相呼应，那必定华美得让人停了呼吸。



Title: Yikan - D
Author: Clara Liu
设计: 杨晓 D. Ma

Title: Yikan - D
Author: Clara Liu
设计: 杨晓 D. Ma



穿戴一新的新郎带着弓箭和同伴出发了，他要先到新娘家里，向她的父亲或哥哥行执手礼（羽族表示有求于对方、愿意按照对方的要求行事时所行的礼节，动作为右手抚胸后伸到对方面前，任由对方握住），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射猎一只野兽回来（当然，野兽也许是早就准备好的）。新娘的父兄收下礼物后，会送给新郎一副新的弓箭，让新郎从枝头射下一颗好运果——名为“好运”，实际上这种果子的味道是不可预知的，外形完全看不出分别，味道却或甜或苦，要吃到了才知道。按照传统，新郎要连续射偏三箭，这时候新娘就会出现，将昨晚刚刚换过弦的弓交还给新郎。这时候就不再是玩的了——新郎必须在三箭之内射下果实，否则，虽然也会有人从树上丢下一颗好运果，让婚礼继续进行下去，但于新郎的面子可会大大有损。羽族非凡的箭术，大约也是因为有如现实的需要而锻炼出来的吧。果实射下之后，新郎会送给新娘，新娘用刀把果子剖为两半，两人一同吃下，表示无论甘苦酸辛，从此与共。接下来，主婚人又要上场了。他会解下新娘额前的发带和新郎右手的护腕，将露熙中月神赐福的彩色水珠涂在新娘的额头和新郎的腕上，这时，事先邀请的十二位村落的长者会一起诵念羽族的《合欢词》，十二位未婚的青年男女用金合欢叶蘸了宝瓶花花茎中的汁液轻轻洒在新人的头发和衣服上。祝福仪式结束后，主婚人将新娘的发带交给新郎，将新郎的护腕交给新娘。新郎会为新娘插上一支他亲手刻制的簪子——这个环节被称为“仪钗”——从此新娘不再佩戴象征未嫁身份的发带，而这枝簪子将伴随她一生一世。新娘会收藏新郎的护腕，并在以后交给他们的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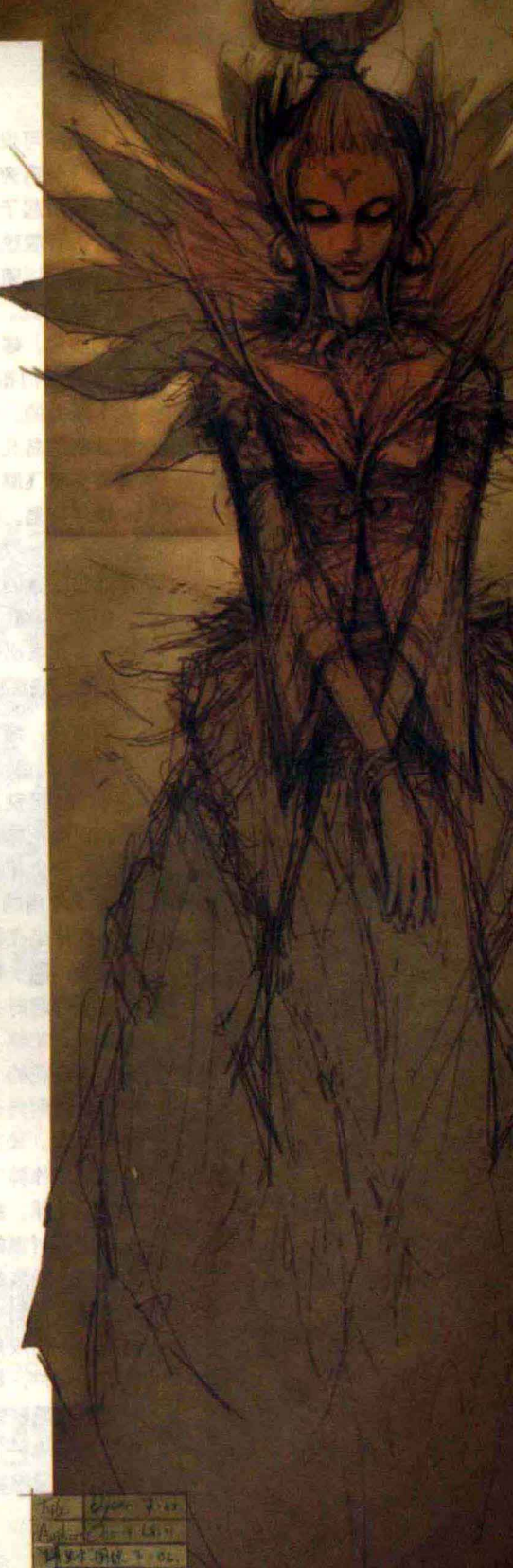
这支伴随女子一生的发簪通常是用龙檀树或者玫瑰木制作的，因为龙檀易地则死，在羽族语言中表示“一生不变”，而十年以上的玫瑰木木质坚硬，淡褐色，半透明，有着天然的木纹，比琥珀还要漂亮。值得一提的是，宁州东部森林有一种叫作“丝迦丽”（东陆译为“月心簪”）的花，虽然很难伺弄，却被无数新人喜爱。这种花的种子是一个深红色的圆球，大小与荔枝仿佛，如果用鲜血在种子上画上图案，花开之后这个图案就会出现在花瓣上。有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将自己和爱人的名字写在了种子上，花开之后，剪下来插在雪因湖特产的月白石研成的粉末中，石粉深入肌理，花就不再凋谢。他将这支花簪送给了自己

的新娘——世上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呢？于是这种做法被越来越多的新人采用，不过月白石珍贵难得，后来被听雨草和生雨花的汁液浸泡过的银砂取代。采摘听雨草和生雨花因此成为一种职业，因为它们相伴而生，而生雨花的汁液是有毒的，茎上生满小刺，采摘十分危险。

仪仗后的新郎新娘就获得了已婚身份。他们换上第三套礼服“郁卡”，这是由款式、花样完全成双的翼冠、长袍、罩裙、薄底短靴组成的真正的礼服，是整个婚礼上最正式的一套服饰。被认为是月神在四方的使者的文鸾、美人莺、衔云鹞和警鹰是宁州森林中最美丽的飞禽，它们的羽毛绚丽夺目，却是可遇而不可求，如果能得到它们的落羽（羽族禁止射猎飞鸟，所以只能取用自然脱落的鸟羽）装饰衣物，毫无疑问会用在郁卡上，因为穿上郁卡是羽族一生最美丽的时刻。

新郎新娘辞别新娘的家人，来到新郎家的门前。在向新郎的父母行过敛翼礼（羽族后辈向长辈表示恭敬和愿意聆听教诲的礼节，动作细节较多）之后，新郎的父亲会送给儿子一袋箭，新郎的母亲会送给儿媳一个背囊，这就是“神木袋”。羽族青年男子在成人礼过后就被认为生活上已经独立，而在成婚之后，会被认为与父母从此分属于两个家庭，真正成为一家之主。箭不但是射猎维生的工具、抵御外侮的武器，在羽族语中也代表着决断，这是父亲对儿子、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认。而神木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只有新娘自己才知道。通常里面除了一两件作为见面礼的首饰，还会有一些草药、种子、针线之类的东西，代表着婆婆对儿媳的接纳与祝福。

这时新郎新娘要行翀翼礼（羽族正式的祭礼，最规范的动作很多要飞在空中完成。不过对于普通的羽民来说，飞起来一般是不可能的，所以会有很多象征飞行的动作）拜谢月神、云神、风神、水神、木神。在场所有的人唱起《百年比翼》，这对新人要互相搀扶着从一匹织成水波纹的布上踩过，这象征着他们将共同趟过人生之河。这条河会一直流淌到他们的新房，欢乐的笑声也会一直跟到新房外面。





羽族可没有闹洞房的传统，不过真正的喜宴是设在新房附近的。新房旁边的树上早就涂了蜜糖，吸引馋嘴的彩虹虫，树枝之间拉起了玉碗藤，各色的美食佳肴被放在碗形的花朵里，由专人缓缓绞动机关，藤蔓就在高高低低的树枝间缓缓移动，客人们可以随意取用移到自己面前的食物。有一种叫作“曼斯蕾”的鸟儿，被驯养熟了之后，只要听到有人叫“曼斯蕾”（羽族语，碟子），就会衔一盘食物飞过去。这样的喜宴通常都是由专门布置婚礼的“休杜”（羽族语，懂得鸟的语言的人）承办的，会办得非常热闹，除了曼斯蕾，还会带来很多歌喉动听的鸟儿在周围助兴。鸟被羽族视为吉祥的动物，婚礼上有许多鸟飞鸣，是一件非常喜庆的事。除了青囊，在婚宴上还会提供蜜酒，这是用甜梦花的蜜提取制作的，由于有轻微的致幻作用，一般都很淡，但放入一些香料之后味道会非常香醇，不输给人族的好酒。尽兴而归，这是对新婚夫妻的祝福。年轻人会载歌载舞，表达对新生活的美好祝愿。入夜后，饱食后的彩虹虫发出很亮的光，人们继续欢声笑语，直到玉碗花的花瓣闭合，宾客们才会告辞，留给新人一个狂喜之夜。

不过，婚礼尚未结束。当下一个清晨来临，新婚夫妇就要早早起身，换上第四套吉服“颜默卡”。这套衣服和伊里卡款式很像，区别只在于制作者是新娘本人。新娘摘下新房窗外悬挂的连理花球（连理花球每组两个，一般会在窗外悬挂两组或四组。每个花球由二十种以上不同的花朵组成，而同一组的两个花球所用的花是一样的），与新郎各持一个，新郎站在树下，新娘坐在树屋里，等候道贺者。按照羽族的传统习惯，每有新婚，同一村落里已经成年的未婚者都要在婚礼的第三日太阳刚刚升起时去祝贺，即使态度敌对者也不例外。每个道贺者都会得到花球上的一朵花，新郎发给男性道贺者，新娘发给女性。得到花的人都会受到月神的祝福，得到最后一朵花的人很快就会遇到自己的心上人，而得到同样的花的两个人会被认为是有缘人。其实对于那些彼此早已有意的人，新郎新娘早就商量好了“作弊”的方案，肯定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祝福。发完了花球，新娘会制作一些糕点，用清绵树叶包好，和新郎一起送到村里的长辈家中。长辈们会为他们吟诵一段世代相传的歌谣，羽族的歌谣特别多，这种祝福的歌谣也数不胜数。在双月再度升到中天之前，这对新夫妻必须送完糕点回到自己的树屋，并在双月落下地平线之前不能再出屋。金合欢叶会遮住他们的窗户，村落里的长老会在他们的树下做第二次祝福。当曙光再次破晓的时候，新婚夫妇要掘一捧自己树下的泥土，到村落的周边种下一棵树苗——羽族是经常迁徙的，但他们走到哪里，就要把绿色带到哪里，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受到森林的荫庇。

女人世界，男人狂想？

文 / 潘海天

“母系”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今何在的《2050 的母系氏族》，那是在 2004 年了。和今何在过去的作品一样，我依稀记得这篇文章变换了许多次开头，现在成文的小说已经和最早的东西完全不同了。首发在清韵的此文开头非常震撼人心，那是——

我有点吃不消我的二十五个老婆了。

我当然更喜欢这个开头，它开宗明义，点出了这是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而且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构筑全篇。这很真实。

和今何在的其他小说一样，这个故事没有结尾。

同一个论坛上很快就冒出了《2051 年的母系社会》，署名者是 ShakeSpace，此人有一个诨名“遥控”。《2051》是另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奇怪幻想故事。

时间到了 2007 年，九州的另一个老妖大角——众所周知，也就是我——开始咬着笔杆子写起了《0000 年的母系氏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个什么故事，但很想把这个有着古怪吸引力的邪恶题目延续下去。

在这场既痛苦又快乐的写作中，我开始怀疑也许所有男人都有着某些邪恶的不为人知的幻想。而这个命题式的作文，会挤压出一些不同于习惯写作形态的叙述，可能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果然，仿佛是个无底的漩涡，这个题目飞速地将更多的优秀男性作者吸了过来，王晋康、木剑客、骑桶人、骆灵左、飞氖、长铗……这些在幻想界浸淫多年的男性，不言而喻，有着对另一性别世界的疯狂、古怪、不被理解的梦想——这是唯一的一次，不用逼迫，不用催稿，他们自己兴高采烈地将这种图谋不轨的狂想描述出来。

这种自娱自乐开始变成一场带有狂欢气息的盛事了。

但我们只是个小小的幻想圈子，哪怕男人与女人这个命题在和谐的需求下变得如此焦虑，我们都不会因此改变什么。变革社会的权力也许掌握在基因工程师手中，他们才可以抹去那些费事费力的染色体（或者加上？但是像蘑菇那样拥有几百种性别，显然不会是我们的改革目的地）。也许我们终能回归到真正的天下大同，男女再也没有区别。因为从某种科学上讲，性完全是多余的，太不经济了，“如果打起仗来，是要被单性生殖的种族给打败的”（韩松）。到了那一天，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还会有市场吗？

总之，《XXXX 年的母系氏族》丛书即将出版。它到底是在为女权的升起而欢呼，还是为了男人的没落而进行的一场彻底意淫（对小说来说，可能后者更为重要），我们不得而知。好在，可以用《0000 年的母系氏族》里的一个场景来做结尾：

如果能够发电，那么努力翻滚的时候，也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九州·术世·明月之忆 / 公子木	001
我是清都山水郎——公子木访谈 / 婉扬	041
此际寒斋听远砧——公子木印象 / 莫雨笙等	048
九州·旅尘·血月 / 燕然	054
九州·云挽流年 / 因可觅	087
九州漫游指南·羽族的婚礼·佳期 / 子衿	100
九州漫游指南·羽族的婚礼·白玉簪 / 楚夜戈	107
九州·和风之谷的岁月 [二] / 水泡	118
龙渊大典·大家一起来捣乱·钢锁的秘术分析 / 钢锁	128
梦幻百家讲坛·神话中的变化术管窥及考证 / 读步天下	129
奈何天 / 窃书女子	138
1066年的母系氏族 / 舒飞廉	172
七瓣莲 / 骑桶人	181
封面故事·李涛说画 / 李涛	185
星战·十亿光年 [二] / 今何在	186
催眠·他人之梦 / 七月	211
祝福你阿贵·南山酒店·林冲 / 宁财神	233
九州四级考 模拟试卷 [七]	247
九周刊	248



木世·明月之忆

001

1

这里是齐格林^①的近郊，苍茫古老的青色丛林。湿软的青草地上，乳白色的雾气升腾，夕阳把最后一点嫣红投进林木间的缝隙，明媚而凄冷。

缥缈的歌声隐约从森林深处传来，几尾青雀自林木间扑楞楞振翅飞起，投向云霞黯淡的天际。丛林中不见人迹，只有一座简陋的树屋，坐落于最高的年木之上，繁茂的枝叶遮住了板壁上斑驳的裂痕和青苔，一望而知是经年的旧舍。

这样的屋子，只能属于一个老人，无声无息，垂垂老矣。

然而此时，树屋的门外，却静静地停了八架雪车。八架雪车形制各异，有的雍容，有的素净，却无一例外地高贵非凡。稍微见过世面的羽人，看到这些雪车齐集，也应当意识到事非寻常。即便在齐格林，除了羽王祭祀的日子，等闲也难见到这样的排场——这意味着至少有八名最高等级的贵族，齐聚在这古老

的树屋里。

七名贵族，每一个都是衣饰华贵冠带齐整，此刻列成一排立在门口，低头垂手，敛目屏息，大气也不敢出，正是最恭谨的礼节。

“这么些人，是看我没多久了吧。”老人低低地一声笑。

老人半倚在竹榻之上，很随意地披一件素白的便服，斜着眼，漫不经心地看屋外暮霭沉沉的天空，微凉的晚风吹进窗来，夕阳已坠。

“议事会的十一个席位^②，现在这里已经有九位。”老人轻轻地捶着腿，袖角下露出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来，“贵客登门，实在没什么招待的，柜子里有点小榕茶，还是塔丝丽去年摘下的，放得有些陈了，诸位不嫌的话泡一点，香味还在。”

“大长老，”七名贵族身前，白衣金发的年轻人背负双手，缓缓地踱着步，步法中透出一股自然的威严，他盯着老人，微微叹了口气，“太多礼了。”

虽则看起来年轻，举手抬足竟纯然是帝王家的老成。在他修长的霜青色束冠下，披开

一头纯正的亮金色头发，是翼姓王族^③血统特有的发色。

翼楠洋，是第二王朝历史上出名奋武的君主。自二十七岁登基以来，这个年轻人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兵下澜州，收复天河故土^④。在军队势力和新兴贵族的支持下，他不顾王室旧臣和多数城邦领主的反对，将军事支出增加到国库岁入的四成，并不惜将王室用度削减至最低。他吃最简单的饭菜，乘最素朴的雪车，只娶过一位王妃。如此积蓄了三年，年轻人的偏执使他终于未能按捺住发兵的渴望。

而此刻，年轻的羽王却意兴萧索。重锁的眉头之上，压的是澜州战场的阴云。

“羽王陛下，”静了一会儿，老人慢慢开口，“塔丝丽走了。”

年轻人轻轻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

屋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也清楚地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尽管如此，两人声音中流露出的深重的不祥之意，仍然让所有人心头为之一沉。

这是羽族发兵征讨澜州的第二年。此时王牌军队“野雨^⑤”已经赔光了凭借去年一场屠城换来的全部优势，从沙刻陡一役首次失利以来，野雨军团连战连败，已经被燕国临时整编的义军逼退近五百里，迫到匿身于丛林深处，五万人的大军也只剩下三万略余。然而较之于这些战场上的失利，那个少女的死才是压在羽王心头真正的大石。

清晨的阳光如利剑一般穿破层叠的林叶，一株株苍翠的云松笔直参天。

白衣的羽族少年竭尽全力在松林中的小

道奔跑，林风灌满双袖，如两只雪白的翅膀，轻盈的身躯在急速的奔行之下飘然恍如飞起。在他头顶上，一枝接一枝的羽箭以惊人的频率掠过林叶，呼啸着直冲而下，深深地钉进他身后的土地里。

他犹似足不沾地地跑过，身后两串浅浅的足印上，插满无数参差不齐的白色箭尾。

少年的喘息越来越粗重，白色的翔服已经被汗水浸透，步履也渐渐有了些散乱迹象。天上的羽箭却来得丝毫不缓。又奔出数百步，少年猛地惨叫一声，两腿前后一绊，整个人摔在地上，骨碌碌滚了出去，白色的衣服顿时沾满了灰土。

来自空中的箭雨却忽地停了。

“不要停！”一个冷厉的声音遥遥传来，“不要顾惜！继续杀！杀！杀！”

静默了片刻，猛地弦声劲疾，又一连串白色的羽箭攒射下来。与此同时，少年就地一个滚扑，险险地避开一轮攻击。继而翻身跃起，发足狂奔。

松林外围，高大的中年人笼罩在生青色的华贵锦袍之中，遥望着少年渐奔渐远，直至消失。松涛拂动，以羽人的目力，这时也再难捕捉到一点踪影。

“这样的训练，过了。”旁边有人叹息。

“过了？”中年羽人冷笑，“对自己人多一分宽纵，对敌人便少了十分威胁。”

“这个道理，”他转过脸，笑容里增添了一些别的意味，“王弟岂会不懂？”

身边的人笑笑，不再说话。轻风徐来，拂动他一头华丽的金发，正是年轻的羽王。

沉默了一会儿。

“听说昨天你们去探了经九冥，”中年羽人忽然说，“老家伙病况怎样？”

003

